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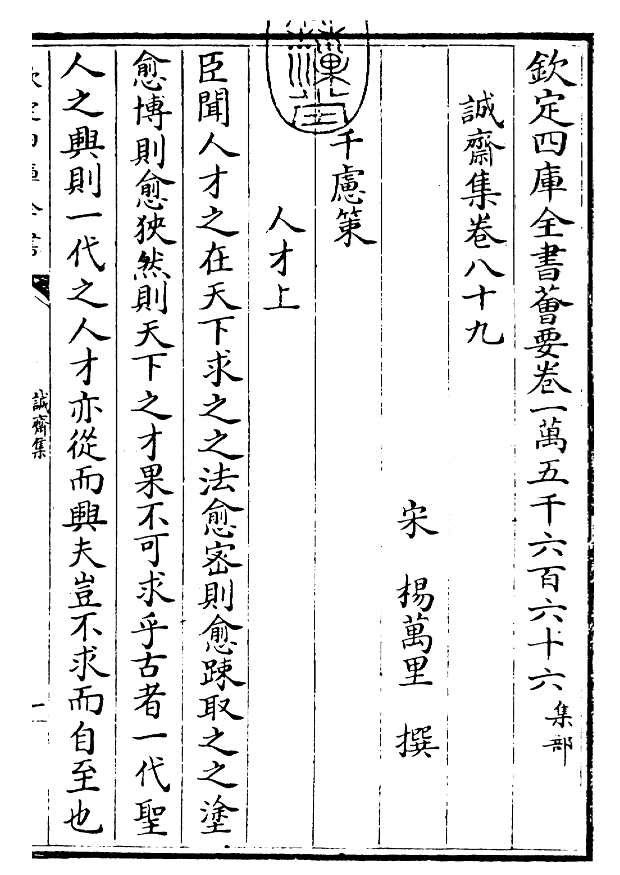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八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人才上

臣聞人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

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籤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

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末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羣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

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顧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廋詞以為茍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頴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闗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哥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蠹

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鰌鱓之笱以羅横江之鯨挂黄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

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惡用是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户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疑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

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奥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詞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輿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愳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

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兎也可乎士之能度詞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度詞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茍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圯之薦名數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畧倣宏詞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畧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

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擯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恨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矣夫姦邪不才之人益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

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其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

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葢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眞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修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

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今聖天子即位五年於兹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也耶葢天子之命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撾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

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勲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思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

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謡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恠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嚚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頽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畏也

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止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成其才而妆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凛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世行道為賢以犯顏

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令天下風變矣變而至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任哉臣不勝惶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𤲅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葢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

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向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不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

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剪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見

此之人物而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葢壊其成與成其壊惟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壊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歷再成於元祐初壊於紹聖大壊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壊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閉而愈光姦佞

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然有慶歴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巳長告訐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之玉之巳琢不復為璞金之巳鍊不復為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髪絲粟之才孑孑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勉之意今未乆也而霍

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真儒可顧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讒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我讒人也葢曰我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顯逐也葢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

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謟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謟不力是故初賁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

世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托足疾以譖張説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之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之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懐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懐而棄之臣恐才之不懐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

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馬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葢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

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究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

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機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

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蘧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為宰者引為相而鄘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

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咈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嘗謀之國人而得其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

制一傳則天下悱然非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皋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名不起也

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諂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

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益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巳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慴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

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葢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

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葢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强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强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葢安有謝玄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

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葢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也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也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近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横磨大劒之語此同乎示强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葢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

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凉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强敵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金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翫而不

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來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

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以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袞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將上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

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葢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測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邉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邉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棄

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鋭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邉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為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

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愳非愳夫
太平也愳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
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
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鐲鐃如是而為坐作
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
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
其法如此益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
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為也哉

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户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棘門霸

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怪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士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無慭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中而試之於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

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葢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

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及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恱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茍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

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馬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益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葢千百年之松樠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以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代

病之能哉此將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邉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末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

光弼也富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無不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莫若以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

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論兵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

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欲之之說古之為欲者處其一今之為欲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

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畊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畊而求飽不織而求温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强之

以戰鬭之事則亦没世而不能黠民者故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妆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强其没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妆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於大亂孰若妆之以為吾用哉何則妆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

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葢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葢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ㄑ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

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蠧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益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實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有私之者矣其與其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其與其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其與其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

馬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名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狀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

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葢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馬至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馬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馬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馬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

欽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論兵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為焉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强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不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

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日敗事如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恱之歸而以手行於途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為越人又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

同之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為燕越者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慕内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而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熙春暮而凛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内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敵来則支不支則移敵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

也魚以淵為歸鳥以林為歸夫豈以渠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内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敵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為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塚墓激齊人而破强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

北　葢以國守邉不若以邉守邉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有其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

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故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邊塞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

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而况受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强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

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决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執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教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馭吏上

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急於禁贓吏葢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寛以養其恥則常狃上之寛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寛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已正何以服天

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已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職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賄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

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葢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者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求其養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

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隷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賦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譏何姦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簏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雖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箱簏之緘題或曰

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剥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剥而攘之天下之箱篚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

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郤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令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知禁而箱篚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馭吏中

臣旣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哉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也哉必有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鑰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縉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

非棄而去則必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至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米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飢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

可乎今天下之吏禄二浙之薄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益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既薄矣而入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終歳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

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用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恥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葢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上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怍也小人之不畏

刑如此項者聖天子臨御之初益嘗笞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令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

何憚而不為贓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

馭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亡益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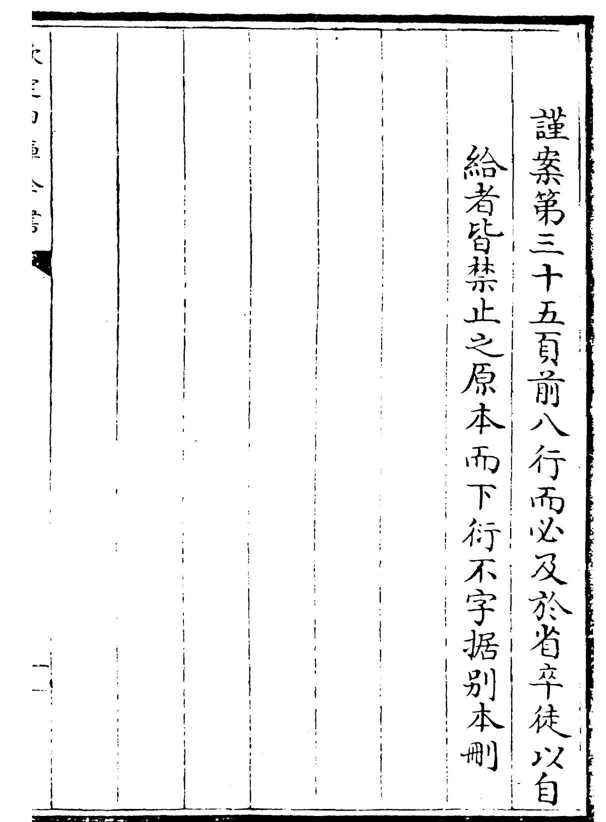
故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葢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扫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

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絶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贓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禄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葢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懼之怠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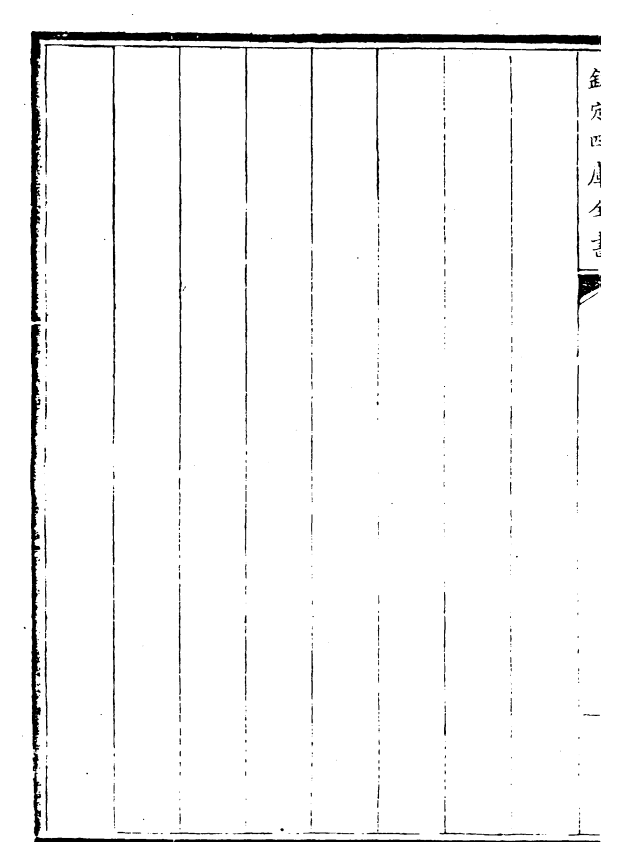
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葢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某貪吏某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為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為貪者將曰貪不可為也於是相率而不為貪今夫某廉吏某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焉非廉吏者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

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相戒而不為廉天下之俗生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内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為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幾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贓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誠齋集卷八十九



謹案第三十五頁前八行而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原本而下衍不字据别本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

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

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葢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葢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也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

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者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

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
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
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
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
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
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
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
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

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凛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

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獘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逺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

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他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而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

者痴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産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閲之簿盡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

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名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賛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别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葢古之吏部雖黄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

而為黄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為黄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吏部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

補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

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

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

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行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

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歟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寃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寃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

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姦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服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

而連逮者復與馬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馬連逮者家破矣瘐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馬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馬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爲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饑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

一其里之千費錢萬者亡慮三數十馬其𨺗之十其里之千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馬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饑寒之恤猶忍言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馬歸而鬼者七八馬而人者二三馬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馬外路之官

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

犯葢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令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

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押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惠之所從銷寛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葢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畧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

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寛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鋭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

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有曰盜曰謀曰鬬之目焉有曰故曰誤之别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鬬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責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

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

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鞫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之則姦

民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畨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牆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其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其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羣盜掉臂而入矣法

不執而多為之岐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

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副既竭則下不厭其冀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户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

下之不悦也而不慮其悦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
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户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
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
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
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
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悦百人而登一葦不
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
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

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官何自而冗哉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

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横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内而省監司之僚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

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寛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牆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牆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宫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

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馬庶官再郊而任馬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馬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為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寡而以初銓為定額其塲屋之日

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中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厲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

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葢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

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

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葢昔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葢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

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臯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

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仕則祿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愚者乎古今之官益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鹺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

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馬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宫嶽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墮者客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畢之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悶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

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為奉祠空

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獘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折鹺茗以隷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

曹漸清然後乗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

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土之

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葢夫賦重而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

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竒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

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葢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葢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絶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黄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郴冦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葢有甲郡以絹非土産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

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
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
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
租實為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
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
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
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痆根也
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

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姦馬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葢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笞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强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

恨而已矣晋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黄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

矣葢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郡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

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揺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盍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其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

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不知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葢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

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盍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

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曽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特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

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説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畊之兵非農之可强以戰而兵之可教以畊也彼固世於畊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畊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偸食蒱博而飲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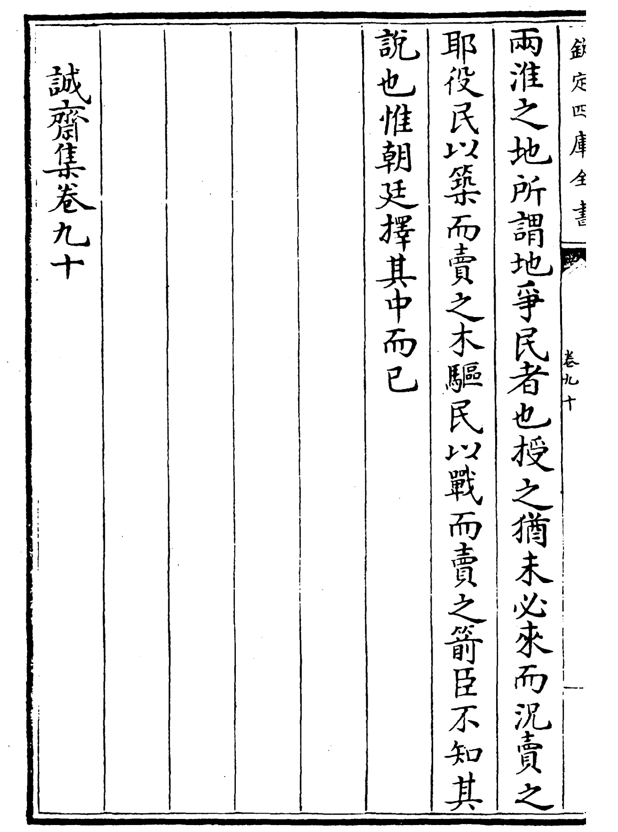
尚貢為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畊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瘐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畊者去矣後之畊者復如是焉

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内地則為濟饑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馬揚兵以屯田馬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

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于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没入者槩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閒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

則又詔於内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民哉檢校經畍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鬻内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戸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畊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戸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戌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

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説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偽則不出十年而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益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



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責之耶役民以築而責之木驅民以戰而責之箭臣不知其説也惟朝廷擇其中而已

誠齋集卷九十